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耗子民族”的孩子

出身——被流放的民族；童年——阴影无处不在；学校——大人的阴谋。别人的成长是由个人走向社会，他的成长是由个人走向个人。

卡夫卡与生俱来的孤独，注定了他与世界格格不入。

儿时的记忆	002
身份标签	006
父亲与母亲	011
恐惧的根源	014
教育大背景	019
从恐惧走向恐惧	023
讨厌的学校	029
三个妹妹	034

第二章 地洞：向文学世界逃逸

深邃、复杂、犀利、悲观、包罗万象，“卡夫卡式思想”来自何处？来自贯穿卡夫卡一生的阅读与思考。当环境逼迫他，折磨他，让他无处安身，他只能为自己营造“地洞”，在文学世界里保护自己。

中学生活	038
------------	-----

智早熟，性晚熟	041
无所不包	046
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	050
考试	053
信仰的迷惑	058
《一场斗争的描述》	064

第三章 现实：走不进的城堡

毕业、择业、就业……卡夫卡的人生是一连串的抗争与妥协。他就职于“布拉格波西米亚王国国家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在他的小职员生涯中，社会、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就像他小说里的城堡，他无法捉摸，难以靠近，深受其累，却不能摆脱。

现实刀枪不入，理想寸步难行，这就是卡夫卡面对的困境。

毕业了	070
完美工作	074
优秀员工	077
新家的烦恼	082
谜一样的同事	086
办公室	090
世界就是城堡	093

第四章 饥饿艺术家：写作就是祈祷

白天工作，夜间写作，利用一切时间搞创作。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是卡夫卡的信仰，没有任何东西能和文学相提并论。

文学创作带来的不只是快乐，更多的是痛苦、压抑、自我否定、精神

折磨、对身体和精神的伤害。即使如此，卡夫卡依然孜孜不倦，视写作是生命的唯一意义。

失败的出版	098
日记？创造？	102
“上帝不想让我写作”	106
一切细小的都是最重的	110
一次并未发生的自杀	113
画张漫画	118
艺术因何饥饿	123

第五章 变形记：文明与异化的冲突

卡夫卡终身生活在布拉格，和这个城市一起经历激烈的变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经济剥削、道德沦丧、价值扭曲、世界大战……西方世界正走向没落，一切都在变形，卡夫卡的作品戳破了繁华，揭露了真相，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人的异化和世界的荒谬。他将生活中最小的罪恶、最大的邪恶摆在人们面前，质问所有人：这是为什么？

尖锐的主题	128
废墟的味道	133
在流放地	137
好景不长	142
走在时间前面	146

第六章 单身汉的不幸

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爱情为卡夫卡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遗憾。露水情人、红颜知己、坚贞的未婚妻，谁都不能改变卡夫卡的生存方

式。人间的婚姻与艺术的追求无法共存，卡夫卡宁愿孤独到老。

17岁的爱情	152
性漂流	155
菲利斯·鲍尔小姐	159
太累	167
又失败了	172
一桩有爱情的婚约	178
刀尖上的爱情	185
老光棍的觉悟	191

第七章 跑着的过路人：无人理解的内心世界

卡夫卡不缺少朋友，他与朋友逛街、交谈、看戏、旅游，他接受他们的帮助，对他们报以真诚，但他深知他们都是过路人，没有人能真正走入他的心灵深处。不管怎样，这些人在卡夫卡的生命中留下了重要痕迹，马克斯·布罗德的存在，更是改变了卡夫卡的命运。

少年玩伴	198
英年早逝的波拉克	203
挚友马克斯·布罗德	207
发表？不发表？	213
过路的友人们	218
与卡夫卡谈话	223
另一位小朋友	228
弗兰兹将很快死去	231

第八章 审判：赞誉在身后响起

1917年，卡夫卡罹患肺病。最后7年，他要面对病痛、疗养、时不时中断的写作，他平静地看待即将到来的死亡。1924年，卡夫卡因肺病去世，在遗嘱中要求好友马克斯·布罗德销毁他的一切作品。

马克斯违背了他的愿望，尽力搜罗他的遗作，让这些作品没有被湮没。卡夫卡以一生的努力，得到了身后的公正。没有任何人预见到卡夫卡会拥有如此高的知名度，他的作品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身体的抗议	236
只有疗养，没有康复	240
巴勒斯坦	243
最合适的伴侣	250
“别走开，可我却要走了”	256
听不到的审判结果	262
被背叛的遗嘱	266
卡夫卡的布拉格	272
后记	274
参考书目	276

第一章 “耗子民族”的孩子



出身——被流放的民族；童年——阴影无处不在；
学校——大人的阴谋。别人的成长是由个人走向社会，
他的成长是由个人走向个人。

卡夫卡与生俱来的孤独，注定了他与世界格格不入。

儿时的记忆



弗兰兹·卡夫卡说：“我是灰色的，像灰烬，我是一只渴望在石头间藏身的灰鸦。”他的姓氏“卡夫卡（Kafka）”源于捷克文，意思就是“寒鸦”。这种动物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些许冷峻寂寥的意味，却也不无诗情画意，在犹太人中，这个姓氏并不罕见。卡夫卡这个姓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授予在捷克地区定居的犹太人的，看似大有来头，实质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意味。

1883年7月3日，弗兰兹·卡夫卡出生在捷克的布拉格。他的父亲名叫赫尔曼·卡夫卡，母亲叫尤莉·洛维，他们都是犹太人。

弗兰兹的父亲赫尔曼来自施特拉科尼兹地区（南波西米亚）的沃塞克，原是个屠户的儿子。赫尔曼年轻时意志坚韧、吃苦耐劳，过着非常艰苦而劳碌的日子，仿佛拥有无穷的精力。弗兰兹的母亲尤莉称丈夫为“巨人”，那是因为赫尔曼不只心态强大，同样拥有一副强壮的躯体。他劳碌一生，在积累财富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拥有一家批发商店，在布拉格市中心还有一幢多层的出租楼房，这些都是他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的。与此同时，

他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是他作为一个家长的骄傲。

虽然赫尔曼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但是他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希望所有人都以他为中心，围着他转。在弗兰兹·卡夫卡的日记里，有不少对父亲的描写，可以看出他对父亲的态度。弗兰兹在其中一段写道：

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他年轻时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而且对这些辛苦完全不以为然。无人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一直负着好不了的伤口；他经常挨饿，10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所有这些苦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些结论：我过得比他幸福，而他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 he 可以从一开始就估计并断定，我不会赞赏他当时的辛劳困苦，正由于我没有体验过同样的艰苦滋味，我就必须对他感恩不尽。

我何尝不想倾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但是听他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动不动就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今天他当着来看我们的尤莉姑姑又说了一通类似的话。她也长着一切父系亲戚所特有的那么一张大脸蛋，眼睛的位置和颜色有那么点不对劲儿。她10岁时就去为人家烧饭。天寒地冻之际，她穿着潮湿的小裙子东奔西跑，腿上的皮肤开裂了，小裙子结冰了，晚上上床后才会干。

弗兰兹·卡夫卡的家和父亲的批发商店相距不远，母亲是商店里不可或缺的一员，生意好时，小弗兰兹也要去帮忙。在批发商店里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人，这使得弗兰兹能够观察形形色色的人，而且必须分辨出哪些人是来购物的，哪些人是纯粹打趣的。这项工作一点也不容易，需要察言观色，还需要足够聪明的头脑来分析。

弗兰兹·卡夫卡是家中最大的孩子，他曾经有两个弟弟，但是在幼年便都去世了，一个在两岁时，一个在一岁半时。他还有三个妹妹，她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不大，因此三个妹妹几乎形影不离，但是对待这个年长的哥哥却总有一点隔阂。直到弗兰兹生病的时候，兄妹间的感情才逐渐加深。兄妹间也有温情的一面，每当父母过生日的时候，弗兰兹就会编些小戏剧，这些戏剧由兄妹们一起在家里表演，为家庭带来了非常多的欢乐。这项活动一直到妹妹们长大之后才停止。

小弗兰兹身体柔弱，大多数时候总是很安静，但也有调皮捣蛋的时候。他是个只愿意安静地读书，而不愿意运动的孩子。在一张他5岁时的照片里，他身材瘦高，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充满疑问，紧闭的嘴角显得忧郁而执拗，黑发垂到眉毛，让他看起来有些满不在乎的样子。

他小时候就读于肉市场旁边的德语小学，初中时又在旧城环形路旁的德语中学上学。这所学校以严格闻名，算得上是布拉格最好的学校了。这所学校每个班的学生数量并不多，因此学生们有更大的几率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对于学生们掌握知识来说，这无疑是很帮助的。

在很多人看来，这所学校的教室虽然有些阴森，但布置得相当高雅，里面的学生都是好学生，因为不好的学生已经被淘汰掉了。不过，弗兰兹的数学似乎不是很好，他曾经向朋友抱怨，他都是“以眼泪”来通过数学考试的。

在中学时，他常常和一个叫胡戈·贝尔格曼的同学在一起玩。年幼的弗兰兹和贝尔格曼常常思考一些复杂的哲学问题。例如，他们讨论一份基督教杂志《基督教世界》中的论题。贝尔格曼认为，钟表与钟表匠的关系就

像世界与上帝的关系，并以此论证上帝是存在的。弗兰兹则收集详尽的资料，就贝尔格曼的某些观点进行驳斥。

他们常常围着市政府塔楼散步，这成了他们打发时间的最好的方式。甚至在很久之后，他们彼此对这段经历还铭记在心。弗兰兹·卡夫卡还曾提及，由于学业繁重，他抄过贝尔格曼的作业，这无疑又是一段有趣的回忆。后来，胡戈·贝尔格曼成了著名哲学家，担任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教授。

身份标签



在家庭关系网中，对卡夫卡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其双亲。而在双亲之中，尤以父亲赫尔曼·卡夫卡对他的影响最大。可以说，卡夫卡一辈子都被笼罩在强大的、外表也强壮的父亲的阴影之下。毫无疑问，这种情形的出现同赫尔曼的性格息息相关，而赫尔曼性格的产生则和其生活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成为卡夫卡父亲的时候，赫尔曼已经 31 岁了。在那个时代，这个年龄绝不年轻。可是，他却完全不具备成为父亲的能力，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父亲。他是个很能干的人，白手起家，从社会底层一步步成为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这种“成就感”使他养成了自以为是的习惯，总是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同时，他又把金钱和地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些性格特点导致他凡事只考虑自己，从不顾及家人的感受，尤其不会顾及孩子的感受。事实上，他更喜欢以自己童年的经历来“教育”孩子。

赫尔曼的童年自然过得很辛苦。他的父亲雅各布·卡夫卡于 1814 年出生在捷克一个叫沃塞克的村子。在家里的 9 个孩子中，雅各布排行老二，

上面有个刚好比他大1岁的继兄。这点年龄上的差异使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不能结婚。1789年，统治阶层为了限制犹太人口的增长，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犹太人家庭中除了长子能结婚外，其他儿子都不能结婚。在法律的约束下，他虽然和邻居的女儿弗兰西斯卡·普拉托夫斯基互有好感，并且公开同居，但却不能够结婚，当然也不敢生孩子。幸好，这条糟糕的法律后来被废除了。

1848年，当时的统治阶层哈布斯堡王朝为了加强专制统治，给予了王国内40万犹太人完全公民权，这其中包括定居城市权、经商自由权，以及婚姻自由权。这些政策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因素。因为，一方面对于国家来说，犹太人的精明能干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给他们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对即将到来的工业浪潮意义重大；另一方面，适当地放宽政策，有助于凝聚犹太人的忠诚度。当然，对于这些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意义，雅各布不懂，也不想去懂，他只知道自己终于可以结婚了。于是，他赶紧娶了弗兰西斯卡为妻子。这一年，他35岁，他的妻子33岁。这两个岁数意味着，他们必须快些要孩子了。

从1850年到1859年，弗兰西斯卡进入了高速“生产”期。在村中那间破房子里，她一共生了6个孩子。雅各布是一名屠夫，弗兰西斯卡是一名全职家庭主妇，他们共同维持着这个八口之家，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雅各布生得强壮无比，据说他能够用牙齿咬起一袋子土豆转上三圈不喘气。但是，他的辛苦劳作只够让一家人勉强糊口。更多的时候，全家人只能天天靠吃土豆为生。尽管如此，雅各布和弗兰西斯卡的6个孩子却都顺利地长大成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雅各布的孩子都能够早早地帮助父亲干活。他们刚能够拉车时，就会轮流帮助父亲把肉送到各地的主顾手中，风雨无阻。那是一个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时代，没有任何发展个人爱好的余地。物质

上的负担是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特征，全家人必须共同劳动，才能免除饥饿的威胁。后来，赫尔曼总是喜欢不断地提起当年那段艰苦的日子，并把腿上的冻疮和脚伤当成战斗留下的伤疤一样珍视。当然，这也成了他教育孩子们的形象“教材”。他总是带着自负和自怜的双重感情，一遍又一遍地唠叨。这种一半自夸一半数落的教育方式，让弗兰兹极为反感，甚至愤恨。

谁也不能否认，用孩子没有经历过的艰难生活去教育他们，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这可以让他们珍视眼前的生活，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可是，赫尔曼的这种教育却有些过头了，他把父辈同孩子之间的正常闲聊，变成了一厢情愿地舔舐假想伤口和自夸，完全不顾虑孩子的感受。他想要用这些苦难生活给自己加分，但却引起孩子们的鄙视。

相较于其他兄弟姐妹，卡夫卡的感情更为细腻，也看得更远。其实，根本不需要赫尔曼一遍又一遍地唠叨，他就能够清楚地“看到”父亲成长的那个时代。晚年的时候，他曾在自己最后的一部作品《女歌手约瑟菲妮或耗子民族》中写道：

我们（耗子民族）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刚会跑几步，刚能稍稍辨别周边的环境，就得像成年人那样照顾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就是无法使孩子们免于生存竞争，不然他们就会过早淘汰并夭折。在这个可悲的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族类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一个孩子刚出世，他便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新的孩子的脸已经凑了上来……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但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

毫无疑问，对于父亲赫尔曼的生活，卡夫卡看得更加透彻。赫尔曼只看到了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但卡夫卡却透过父辈们的苦难生活，看到了民族痛苦的根源。虽然年少时，卡夫卡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但至少在他眼中，父亲那些无休止的唠叨已经是一个笑话了。

同其他犹太孩子一样，到上学的年龄时，赫尔曼被送进了犹太学校。这些学校是宗教性质的，可以为男孩们提供六年制的义务教育。在学校里，赫尔曼完成了他短暂的义务教育，学会了读书、写字和计算，并读了几篇希伯来语的断篇残简。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但对于复杂的书面语却始终不得要领。可靠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人士的基本知识，他一直没能拥有，直到成年。

13岁时，赫尔曼在犹太教堂里第一次朗读《妥拉经》庆祝巴尔米茨瓦节。按照传统习俗，这标志他在宗教上的法定年龄已经达到，他成年了，他的童年时代到此结束。他雄心勃勃地想要开创一番事业，一年以后，他离开了家，独自闯荡世界。

当时，广大农村的零售贸易刚刚成型，形形色色的制造业商品急需开辟大量新的零售商店，到处都蕴含着商机。很多犹太人看准时机做起了生意，赫尔曼就是其中之一。他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激烈的竞争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成为一个出色的商品小贩。虽然他并没有像部分人那样，把生意做得很大，但在零售和批发经营领域，也做得小有成就。至少，他开始慢慢带领家人脱贫致富。

1872年，20岁的赫尔曼被征召加入捷克军队，服了3年的兵役。期间，他从普通士兵升为中士。这段服兵役的日子，后来一直被他挂在嘴边。这倒不是说他多么喜欢当兵，他只是喜欢当兵带来的收益——当年使他获得了一种市民角色的身份。他可以透过制服或曾经穿过制服，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声望。很显然，这满足了他追求虚荣的需要。

当兵的经历使他拥有了做大事的勇气。退伍之后，他便只身前往布拉格闯荡。犹太人没有土地，在农村生活，他们只能依靠落后的农村经济养家糊口，赫尔曼早年轻商也是扎根于农村。可是，城市里毕竟有着比农村更多的机会，尤其是犹太人越来越多地受到反犹太主义的迫害，而城市里则相对安全。于是，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

赫尔曼混杂在庞大的犹太人队伍中，在布拉格城区破败的贫民窟瑟夫斯塔德安顿了下来。瑟夫斯塔德自中世纪起就是犹太人聚集区，这种聚集区又被称为“隔都”(ghetto)。聚集区里面拥挤不堪，街上尽是各式妓院和低级酒馆。赫尔曼刚刚退伍，可是说是一无所有。但是，他却立志要创出一番事业。

父亲与母亲



从到布拉格时起一直到 1882 年，整整 7 年的时间，赫尔曼一直在从事日杂用品的代销工作。用当时的行话来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兜售小贩”。他经常背着自己的商品，挨家挨户地兜售。长于描写犹太人生活的作家约瑟夫·罗特写道：“背着一只装着肥皂、裤背带、裤纽扣、橡胶制品、铅笔的筐子，他带着这家小铺子造访各家咖啡馆和旅店。”7 年时间，他的“兜售”生意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相反，却因为当局的严格规章而变得困难重重。

但是这些困难却被他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巧妙地解决了。1882 年，他抓住机遇，娶了一名家境殷实的犹太酿酒厂主的女儿为妻。在新娘嫁妆的支持下，他开启了以中产者的成功为标记的人生阶段。他在旧市区开了一家小商店，经营布料和时髦服饰用品。奋斗了多年，这一刻应该是他最大的成功：既成家立室，又成了企业主。

他的妻子叫尤莉·洛维，出生于易北河边上的波德布拉特。那里的居民以捷克人为主。从家族传统上来看，她的祖先中有过许多不同寻常，至少不是循规蹈矩之人。他们大多虔诚无比，不怎么关心尘世的物质享受，只